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四十二編

社會小說

天囚懺悔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酬世文東指南

東帖程式凡二百數十種

四角

日用須知

凡百餘種皆切實用

五角

衛生治療新書

凡防病治病方法無不詳述

一元

廢止朝食論

合於生理學及長壽不老原理

六角

因是子靜坐法

方法簡便根據生理心理立論

三角

世界大事年表

自黃帝甲子至民國三年

八角

五彩歷史掛圖

五千年分合大勢瞭如指掌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二百一十種

陰陽歷對照表

自清乾隆元年至民國十二年

一角

密碼電報書

附錄電局地名章程報價及詩韻目錄

一角

中國旅行指南

重要都會商埠無不具備

五角

上海旅行指南

載旅館舟車遊覽娛樂等

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各景插圖有三十九幅

四角

交通必攜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角半

壬戌(1926)

戊申年九月一日印刷
戊申年九月十四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六日再版發行

(天囚懺悔錄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著原著者

英國約翰沃克森罕

作譯述者

閩侯林魏

易紆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

模市

印刷人

上海棋盤街

昌路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市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市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溪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辭源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新 字 典

原 本

華裝 六冊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縮 本

洋 裝

紙 布 皮

面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八角

(定 價 表)

格 號	冊 數	定 價	輪船火車 已通郵費	輪船火車 未通郵費
甲種 本大	十二冊	二十元	八角	八角
乙種 本大	二冊	二十元	一元	二元
丙種 本大	二冊	十四元	八角	二元
丁種 本中	二冊	七元	四角	四角
戊種 本小	二冊	五元	三角	三角

計 另 費 郵 國 外

編 輯 者 數 十 人
費 時 歷 七 八 載

新 舊 名 辭 中 外
典 故 無 不 詳 備

學 生 字 典

本 書 就 中
學 以 下 學

生 程 度 編

纂 專 用 淺

近 文 言 注

釋 字 義 而

尤 以 改 良

切 音 釐 正

字 體 爲 本

書 特 色

紙 面
六 角

布 面
八 角

天囚懺悔錄

英國約翰沃克森著

仁和魏 易口譯

閩縣林 紆筆述

第一章

約翰。白。老。地。坐。於。櫃。房。之。中。手。翻。帳。本。怒。氣。勃。然。似。烈。風。雷。雨。盡。聚。其。額。際。白。老。地。貌。本。藹。然。今。則。額。紋。攢。聚。脣。吻。堅。翕。如。鋼。以。精。鐵。但。見。頰。上。及。太。陽。穴。青。筋。躍。然。一。手。按。簿。一。手。握。固。似。將。毆。人。當。此。之。時。卽。舊。遊。相。遇。亦。幾。幾。不。相。識。矣。忽。爾。擲。頭。以。目。向。空。而。視。則。更。翻。帳。簿。逐。一。稽。尋。後。卽。按。几。之。鈴。以。心。中。焦。憤。手。按。弗。釋。鈴。乃。大。鳴。不。止。忽。見。散。髮。之。小。兒。奔。入。問。狀。白。老。地。曰。汝。爲。我。呼。麥。卡。其。主。小。兒。如。風。而。去。小。兒。行。時。仰。天。自。慶。吾。名。乃。不。爲。麥。卡。其。也。傳。語。後。謂。他。書。記。曰。今。日。麥。卡。其。決。無。幸。麥。卡。其。司。錢。之。人。也。人。頗。修。整。而。聰。明。在。是。中。可。十。五。年。矣。肆。中。支。絀。之。至。悉。一。如。白。老。地。旣。入。見。主。人。怒。嗔。蓋。十。五。年。來。所。未。目。覩。者。白。老。

地見麥卡其至。曰：閉其關。遂推帳簾示之。曰：此爲何？此爲何？麥卡其隨其所指。一詳視後。言曰：密司忒白老地。此非吾手筆。白老地大怒曰：誰書之？麥卡其相視無言。白老地以拳抵几。曰：言之。汝非啞者。蓋肆中十五年來。初未聞白老地咆哮如是者。而麥卡其仍無言。後此白老地狀如風狂。麥卡其始曰：此帳本恆非我所習。帳非吾書。或非主人。則必密司忒愛林登書之。白老地曰：汝意謂非我者。則決爲愛林登矣。麥卡其又無言。白老地命坐。此座卽愛林登常坐者。白老地曰：茲事吾不能不加詳究。此中似有虛冒。麥卡其曰：然。白老地曰：汝觀此弊。非吾同夥構之耶？麥卡其以目上仰。不復置對。白老地曰：汝觀此弊。構於何時？麥卡其曰：吾乃弗知。此帳乃出之新近之手筆。白老地曰：汝觀其人。近日何作？麥卡其又不言。白老地曰：果知者。恣言之。吾爲肆中之老。每事豈能外我？麥卡其曰：我亦得之人言。愛林登賭賽馬。乃大負。白老地曰：彼平日葉子戲足矣。乃復爲此戲耶？汝以人呼愛林登至。言我薄暮欲他適。趣來見我。十點開車。吾九點專候於是間。麥卡其既

行。白老地曰。奇哉。幸爲吾揭。不爾者。吾肆空矣。語次。閒行。爲狀至憤。白老地之怒。亦自有故。以今日。卽欲海行。赴中國之上海分行。有一種貿易得息在萬金以上。故不能久久淹留於此。臨行。稽帳籍。始得此竅。寶計更蔓延不治。則肆中根本亦立動。此肆數十年之經營。始有今日。本冀愛林登爲其臂助。且一身外出。全局屬諸其身。今忽萌此異心。則大局良岌。於是閒行可半日。步武少緩。腦熱亦稍降。似得一法。則握其右拳。向其左手。曰。我尙宜行也。遂坐而作書。與愛林登。甫作書而封面已誤。則取而碎之。更易一封。始就。復徘徊屋中。待愛林登。

第二章

在十五年前。約翰白老地。喪父。父爲中國大商人。咸稱之曰。中國白老地。業轉運。以有易無。死後。遂以業遺其子。白老地受事。頗懇懇。無敢戲豫。未幾。貿易愈大。日虞資本之弗足。則別覓一聰明才幹多資之人。爲夥。朋友遂薦亞姆斯愛林登充選。愛林登父死。遺產二萬鎊。人人稱其幹略。於是愛林登遂爲倫敦中分之合。

夥。而上海分行。則別爲一人。愛林登入夥十年。勤敏無過。已而悼亡。且無兒女。既已無家情。遂放恣。於是白老地不悅。二人時有間言。白老地雖於上海有分行在焉。乃未嘗一至中國。然在東方商務中。其肆名殊貴。商業中人。雖未面白老地。而咸聞名。白老地久久欲行。以事集不能抽身而出。忽聞上海同夥死。則不能不自一行。且上海分行。方爲賣空買空事。稍一不檢。失敗滋大。白老地既得電。卽備東行。家中律師曰亨利佛利爾。行時遂託以家事。並以所收藏之古董貨物。一一納之篋筥。古玩中有重寶。則加以簽載。上以圖書。親送至藏珍之所。取具收掌。遂以住宅賃人一年。以東歸。尙一年之久也。百事既就理。瀕行時。忽聞其同伴作如是狡獪。則大怒不可遏。抑且數月以來。愛林登治事至疎懶。無復振刷之氣。初以爲家庭多故。心志沮喪。亦不之疑。諸事仍委託之。時鐘交六點。聞書記房中。几榻挪動聲。知事竣。且行。忽聞扉外有叩戶聲。白老地曰。入之。麥卡其進門。見主人餘怒未息。則俯首不復敢仰。麥卡其曰。書記生言。主翁有萬里外之行。均來敘別。白老

地初聞而攢眉。已而改容。自至於書記所居之地。言曰。孺子。行再相見。老夫行後。汝輩宜治事如故。老夫不久歸矣。遂人人與之接手。下至走使之。人亦一一加禮。全肆之人。咸頌曰。主人平安。語後。魚貫而出。其與白老地最後引手之人。年鬢稍長。其人曰。金克司。惜別之殷。二目淚泫。蓋供事於此。四十年矣。白老地曰。金克司。汝裝釘貨箱。至第幾號矣。曰。至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號。白老地曰。更加一號。卽成爲偶數。偶者吉語也。金克司微笑。白老地曰。汝取一空箱。內傳以鉛箱。其上但加以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置吾室。吾或有他物納其中也。汝趣備之。金克司遂走取箱鉛而去。麥卡其曰。我能否在此爲主人助力。白老地曰。所遺童子。延愛林登者至乎。麥卡其視表曰。童子去已移時。胡乃未歸。白老地思久之。言曰。汝爲我至律師亨利佛利爾家。延之至是。我尙有言。麥卡其行可五分鐘歸。言律師已赴蘇格蘭。歸必三日。白老地不悅。說麥卡其曰。汝可勿候。愛林登不審以何時來。吾將歸。取行篋等事。斯須卽來。吾未行之先。必與愛林登辦過是事。吾一切家事。

已盡屬之亨利佛利爾矣。君輩於我去後。以謹守舊規爲上。麥卡其曰。主人將首塗而肆中。乃有此謬爲。事殊非幸也。白老地曰。豈特非幸。實則可殺。然我弗行。則損失乃更鉅。今上海經理人一死。余動息皆弗甯。不審彼間如何者。上海商務較此爲巨。後此吾將以上海商務爲主。以此間爲輔。吾後此尙欲永駐上海也。麥卡其我出後。此肆中事。汝爲我照料之可也。麥卡其曰。如約。白老地曰。汝告闖者。肆中通耶魯街之邊門。勿鑄。吾來時。卽自是門入。此數書。悉付郵政。又言曰。容再相見。白老地聞麥卡其足音漸遠。門聲礚然。知已出矣。

第三章

逾數分鐘。白老地亦出。以市車行。未及一句鐘。卽以原車歸。御者取行篋數事入門。白老地囑御者。以車候於門外。歸時。已八句鐘。而愛林登尙未來。白老地無事徘徊屋中。焦煩無匹。實則愛林登以午間出。已與白老地話別。謂見面須在經年以外。白老地以愛林登未交午而行。所事亦已料及。二人以上海事商酌至四日。

未行之先。白老地因餘閒檢點帳籍。遂得愛林登弊病。時至八點半。去火車之期至邇。白老地怒極切齒。忽聞邊門聲動。梯級中足音似非生人。則愛林登入矣。人既高碩。儀觀亦偉。作晚裝至佳麗。固知此來必有事。乃佯爲弗知。言曰。老頭子。汝尙在是。吾以爲已敍別行矣。適聞見招。肆中尙有何事。白老地以目注視。目光中隱含怒氣。愛林登見狀。則以目視地。白老地初則鬱勃。及見愛林登而轉無言。防兩電相觸。必且礪然作巨聲。矧又自重。不輕發吻。揭人之短。顧彼此無言。各懷疑憤。愛林登曰。汝爲此狀。竟何爲者。白老地切齒作啞聲曰。坐。愛林登即坐其向所常坐之榻。白老地啟鐵櫃。出帳簿。擲示愛林登。言曰。汝適云何事者。請視此帳目。此也。句此也。句此也。句然則汝直擻豎之小人。尙問我何事耶。愛林登汝敢爲此事。我何能釋然於汝。汝年來擅用股本。幾敗肆中之名。然明取可也。今乃爲僞帳。何也。毒言既出。直如火山吐燄。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復言曰。我若不處爾犴獄之中。亦不更姓爲白老地矣。汝以爲吾行。可以恣汝盜賊所爲。我今專伺汝於此。必

縛爾置之囹圄。始已。汝可鄙下流之無賴子。語至此。爲怒氣所梗。幾不能出。握拳而前。將欲擒取愛林。登此時。但聞一聲異響。一股藍煙。白老地仆於地上矣。初白老地擲示帳簿時。愛林登視之。撫鬚不能答。今日剛從賽馬場大北而歸。以酒自解。已洪醉矣。一見帳籍。知終身已毀。不復可以面人。近座有案。其中夙儲手槍。則陰取而出之。以平日逋負已深。又侵蝕肆中資本。備此爲自裁計。今見白老地起而撲取其身。即用槍自衛。以槍口向敵。此彈本以自殊。不期死其同伴矣。愛林登見誤傷白老地。則大驚。伏而視之。已不能動。拊其心。亦不躍。則自歸其座。以手自託。以目注視尸身。

第四章

愛林登聞樓下有門聲。始醒而起。傾耳以聽。而心肺相觸。其動如抽水之機。或以爲郵政以書納諸箱中。叩扉以示屋中之人。已而又思。果爲郵人。則一叩之後。無復再叩。乃又聞有聲。較前爲厲。遂滅其電燈。然後下樓。手顫。啟其關。聞有御者言。

曰。先生命我以車候此。可一句鐘矣。得毋忘懷耶。愛林登曰。吾乃未嘗命爾候此。御者曰。安得言無。主人親語我。句。愛林登不待其言之畢。卽曰。汝非御我來此者。御者視愛林登曰。吾果誤矣。坐吾車者。尙有巨篋及書。愛林登曰。汝且少待。我問主人。尙須此車否。然主人尙有事。爲候須一句鐘也。御者曰。幸勿催迫。吾且須於此。愛林登遂闔其扉。少止。復啟關。以五先零予御者。令行。更闔其扉。亦不登樓。徘徊暗行於書記所居屋中。忽爲物絆。幾仆。以手捫索。則一巨箱。箱蓋立翻。墜地作響。出火燭之。見爲鉛胎之巨木箱。箱蓋之裏有黑鉛筆書曰。金克司。願主人平安。遂拾其蓋。外面則書減筆書約翰白老地二字。更書曰。第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愛林登曰。此必白老地自貯其所愛之書。付諸收藏之室。顧旣見此箱。遂得策。且納此尸於箱中。姑掩一時。更覓得少資。逃往異國。策就。去外衣。捲袖。盡取白老地之書。疊之箱次。然後登樓。入白老地屋中。本不敢近其尸。顧事急。亦無如何。遂力挽其尸。下樓。引面他顧。納其尸於箱中。寘尸時。見白老地表鍊之上有小圖書。

明知竊人圖書爲重罪。而勢在不能不取。肆中本儲東方香料。遂合其至醜者。灑諸箱中。尸上鋪之以書。然後以鉛蓋之。且四按而包裹之。令不洩尸氣。惟尙有漏縫。又防尸氣外洩。宜以火鎔鉛。封其罅。遂用酒燈。取吹簫並松香及鉛。就燈以簫吹火。反燄撲罅處。鉛合松香受火而鎔。其罅遂合。然後加以木蓋。以釘入之。令固當吹火時。指已受灼。及椎下過急。誤中其指骨。幾爲碎。然指頭雖痛。尙須引兩鐵條合箱蓋。鐵條交口處。仍以釘下之。下釘後。加以火漆。仍以白老地圖書蓋之。防地上有血。則以燭沿尸來路。一一照而索之。顧乃無有。蓋彈小而入深。卽有血。或爲衣袂所漬。故亦無從溢出。旣登樓。四索亦不見血。則敢其鐵櫃。舉白老地行杖衣帽。悉納之鐵櫃之中。加之以鎗。行事旣畢。氣力都盡。歸臥榻中。似暝。

第五章

明日遲明。愛林登至肆中。書記尙未集。第一事先鎗其扉。舉圖章亦納之櫃中。以夜來匆匆。攜此而歸。遺之恐爲後患。卽夜中亦輾轉不能貼席。疑懼交迸。旣擲圖

書。尙疑懼交集。以爲居此耶。或逃去耶。計立逃者。必動人疑。不如姑留。言白老地。已行。留已居守。且卽逃。亦須遠去。非得多錢。無以自贍。又此箱置此。亦非計。法當先去此箱。藏之平安公司中。遂至置箱之所。心膽皆戰。防有遺迹。爲人所得。旣而四顧。皆如夜來所見。心志畧定。箱仍如故。而金克司則立而注視。旣見愛林登。卽與道晨安。言曰。此中殆主人之書籍。爲之包裹者。曾否出之。主人自爲愛林登曰。然。金克司曰。或鉛片中未加松香。爲之封口。卽使憶之。亦不知其所以用此之法。吾意欲更開此箱。觀其中位。置愛林登曰。不可。彼旣自封其箱。必有命意。不爾者。呼爾封之矣。彼臨行。囑我將此箱寓之平安收藏之室。吾作書後。卽攜此箱而行。金克司曰。旣如是者。可以勿啟。主人曾否語及箱之所由。愛林登曰。主人言爾有心。賞爾以此。遂出半金鎊。賜之。金克司得金。言曰。旣謝主人。復謝先生。吾舊主人待我殊有恩意。先生亦知。老主人此出。以何時歸者。曰。須一年也。語後自行。白老地案上積來書如山。愛林登一一取而讀之。第一封書。卽麥卡其所寓。言曰。昨日

歸道撲創其股。醫生勸其將息。故來請假。心中自思。麥卡其在是。殊蹙蹙。不如不見爲佳。於是部署日中事。起草付書記。指揮一切。聲氣嚴厲。書記輩大震。以爲白老地剛果。彼尙慈祥。不期受事。亦復果毅如是。實則愛林登治事已。卽行。防約翰佛利爾歸。又防轉運公司至。並將此尸箱。運赴上海。待治事已。遂以車載此箱同行。命御者載赴維多利亞街。平安保藏公司中。道行忽憶及平安公司藏室之門。有兩鑰匙。一歸公司。一歸白老地自藏。顧乃無有。則變計。命至鐮士里街。平安保藏公司中。既至。仍用約翰白老地之名。寄頓其內。既歸而疲。臥牀不復能動。夜中仍不得睡。雖事隔一日。於心略安。而指痛如炙。指既未痊。而心緒復湧。計非以酒自遣。不可。顧一霑醉。前事固少模糊。而指上爲酒所衝。激痛加更甚。明日起時。目眶深陷。瘦不類人。然尙忍痛。至於肆中。計今日尋醫止此痛楚。更求睡藥。得少甯睡。不爾者。且發狂易。迨行過裝箱之肆。忽見肆外牆上有木板之蓋。上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號。則大驚。氣梗於喉。不知所措。然尙不言。直至於治事之室。發遣

信札都盡。然後燃雪茄。閒行。及於裝箱之所。細審此板。非昨夕裝尸者耶。胡爲在。是然其中曾否有金克司祝主人平安字。果有者。則決是矣。若果爲是箱者。或金克司乘我不備私啟之耶。顯悖吾命。吾當報復其人。又思卽啟是箱。而鉛皮已封固。或不敗吾謀。時欲尋取金克司。而金克司已行。但有數工人。方治已事。於是試轉其板觀之。則仍書金克司願主人平安數字而已。於是心止不能躍。則力齧其菸。忽見有小工行過其前。卽問曰。是爲何物。小工曰。昨日夜中。見金克司在是翻弄是物。彼中之人咸謂之爲句。因復中止。愛林登曰。彼謂彼爲何物。其人曰。謂彼爲密司。忒白老地之墓碣。愛林登曰。金克司又安在小工曰。行矣。不知安往。此時金克司忽出。以手背自拭其口。沫。愛林登曰。此板胡來。金克司曰。此板卽爲密司。忒白老地書箱之蓋。愛林登心。肺復大震。金克司仍徐徐言曰。吾製此板時。以與鐵條之槽格不相合。故更易之。吾不忍棄去。故留之以爲紀念。小工見此板倚諸牆隈。卽謂之爲墓碣。愛林登心始釋然。卽曰。肆中安用碣。汝趣去之。並剝去其字。

已而。又。至。治。事。屋。中。

第六章

既歸。卽見一書。自麥卡其來。乃來自巴黎。愛林登大異。啟而視之上書曰。密司忒愛林登見此。醫生勸我至西班牙養病。吾已至巴黎。明日赴西班牙矣。以去日甚長。謹辭肆中之席。吾住處尙有他故。不能奉白。下書路諾爾麥卡其頓首。愛林登讀來書。至兩徧。卽起立言曰。吾得救矣。果使箱數不符。吾亦可推其責與此人。謂其挾箱逃也。心釋而膽壯。則出而閒行。可數武之遠。卽遇一人曰約翰白老克珊。其人與肆中至稔。一見愛林登。卽曰。愛林登汝顏色頓異。病耶。或有憂耶。愛林登則自悔其輕出。卽曰。吾果有病。指上爲車門所觸。痛且二夕。均失眠。故爾。白老克珊曰。是夕中爾與白老地何事。白老克珊之問常語也。而愛林登適觸其心緒。則曰。汝何言者。白老克珊曰。我聞其人於十句鐘中以火車至巴黎。自巴黎以舟赴中國。愛林登曰。然。白老克珊曰。彼初未赴火車。何也。愛林登曰。我灼知其行。汝何